

红船侧畔的追思

□ 田国良

中央党校校园的掠燕湖碧波荡漾，有了这湖水，校园仿佛有了血脉，更显灵秀；湖面上，各色水鸟萌态可掬，有了这些水鸟，湖水仿佛有了生命，更显活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与鸟儿为伴，湖心还点缀着两只小船，有了这船儿，湖水仿佛有了灵魂，更显厚重。

小船来自千里之外的嘉兴。2015年“五一”前夕，嘉兴市委市政府特意赠送中央党校一艘精心仿制的“南湖红船”。这是一艘古色古香的画舫，船尾还系着一只小小船。

配合红船陈列，附近开辟了“红船展览室”，矗立了党的一大代表群雕，由此构成独具特色的校园红色教育基地。每有新学员入校，都会第一时间来此沐浴清风，洗涤旅尘，抚今追昔，凝神沉思。

讲解员绘声绘色的解说，把大家仿佛带到了百年前烟雾迷蒙的嘉兴南湖。

那是一个雨后天晴的黄昏，湖中心的烟雨楼格外宁静，不远处的湖面上，也漂浮着这样一艘画舫。画舫里，10多位游人打扮的年轻文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情，齐声发出低沉的呼喊：“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犹如一个新生儿哇哇坠地，伴随这呐喊声，一个肩负重大使命的政党从此诞生。

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船舱里，代表们完成了一大全部议程，然后，各自踏上征程。他们明白，前面的路，是黑夜黎明、晓风残月，或者还有惊涛骇浪、血雨腥风。

代表中间，第一个去世的是济南代表王尽美。这位齐鲁汉子，原名王瑞俊，高挑身材，长方脸，大耳朵。一大前，师范求学，投身“五四”，结识李大钊，探求真理；一大时，汇报山东党组织情况，谈吐儒雅，从容大方；一大后，立志“尽善尽美”，改名“尽美”。

随即，赴莫斯科开会，到上海参加二大，四处组织工农。由于奔波忙碌，积劳成疾，于1925年英年早逝，年仅27岁。弥留之际，口述遗言，勉励生者奋斗到底。其音容笑貌，毛泽东念念不忘，董必武赋诗称颂。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代表中间，第一个被杀害的是上海代表李汉俊。这位荆楚才子，出身贫寒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聪慧过人，过目成诵，知识广博，娴于辞令，长于辩才。14岁东渡日本，受河上肇等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通晓四国外语，勤奋研究翻译原著，校对《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首提“阶级论”，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改良主义，其理论造诣可与李大钊媲美，合称“二李”，被共产国际代表誉为中共创建初期“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被董必武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他最早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参与组建共产党和青年团，主编《新青年》和《劳动界》，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帮助湖北湖南筹建地方组织。党的一大，就在其兄的住宅召开，其间，凭学识和机警维护会议安全。会后，撰文剖析国情，指引社会主义，领导罢工，坚持信仰，以作为“共产主义者”而“心安理得”。白色恐怖中，冒险掩护营救共产党人。1927年12月在武汉被军阀杀害，时年37岁。1952年，毛泽东签发烈士证书：“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上世纪80年代，家乡潜江为其建立墓碑和纪念馆。

代表中间，第二个被捕牺牲的是另一位济南代表邓恩铭。这位来自贵州荔波的水族少年，父亲是行医卖药的乡村郎中。和毛泽东一样，从小“立志出乡

关”，远赴济南求学。参加学生运动，与王尽美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共建济南党组织，一起出席一大。一大后，到莫斯科开会，受到列宁接见。随后，开办夜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发展组织，同样积劳成疾。后被捕入狱，雪上加霜，病情恶化。营救出狱后，不顾安危，忘我工作。在叛徒投敌，组织暴露的紧要关头，先安置同志转移，置个人于不顾，再次被捕。狱中领导绝食，组织越狱，使同志脱险，而自己由于受刑过重，病重虚弱，被再次捕回，打入死牢。1931年4月，慷慨就义，年仅30岁，临刑前高呼革命口号。为纪念烈士，近些年，人们发行邮票，拍摄电影，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也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代表中间，唯一血洒一线战场的是长沙代表何叔衡。这位湖南宁乡的乡村知识分子，26岁中秀才，37岁上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蔡和森同学，成忘年交，共同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新民学会和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等到上海学俄语，到俄国留学。出席一大时，45岁，最年长，给人印象朴实谦虚执着热情刚毅不苟，毛泽东评价：“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会后回湘，与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马日事变后，往上海创办地下印刷厂，曾经被捕，机智脱险。52岁时，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随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负责互济会，营救被捕同志。长征时，奉命留守。与瞿秋白一起转移途中，遭遇敌人，临危时刻，因体力不支，不愿拖累同志，舍身跳崖，奄奄一息之际，拼命搏敌，壮烈牺牲，时年59岁，实践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同样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代表中间，第三个被杀害的是武汉代表陈潭秋。这位湖北黄冈的书香子弟，酷爱文学，精通英语，是绿茵健将、长跑能手。大学毕业后，任记者和教师，与董必武一起，发起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一大。会后组织罢工，引导林祥谦走上革命道路。长征后，留守苏区，坚持分散游击，每遇突围，靠前指挥，掩护同志，身负重伤。伤愈后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国后，任驻新疆代表。撤离新疆时，自己善后。被捕后遭酷刑，坚贞不屈。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时年47岁。七大大时，仍被不知情的代表们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也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个理想，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至献出生命。

……
讲解员的解说使大家如临其境，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个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

这时候，掠燕湖里，几只天鹅悠然自得地从红船侧畔游弋而过，有黑天鹅，也有白天鹅。大家沉思：大雁和天鹅，又称鸿鹄，这些革命先烈不正是因为怀抱鸿鹄之志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么？

（作者系中央党校出版社原社长）



记得今年春分刚过，单位的政治处通知我做好上学的准备，当时心里甚为高兴。高兴劲儿还没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报到通知就来了，上面赫然写着入学的有关事项和要求，其中被这样的一条规定揪住：全学期实行封闭式管理。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只能待在校园内，不能与外界有物理接触。于是，打电话询问前几期的“师兄”，手机里传来他诙谐的声音：你们赶上“好时候”啦，准备“熬”吧！事已至此，怪不了别人，只怪那个该死的新冠病毒。然而，学期的一半快过去了，想不到在这里越“熬”感觉越好，大家真希望时间老人“你慢些走呀慢些走”。

古人说文以载道，我虽没有哲学家的智慧，没有思想家的深邃，更没有诗人的浪漫与灵秀，但写出在这里的真情实感，梳理我的所见、所思、所想，为的是一种感情的表达。

（一）

开学头几天，党校安排的第一堂选修课是“《新民主主义论》导读”。这里的选修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学员自由参加，并且在大礼堂里随便就座。快要上课了，我看到有几位同学在宿舍楼前交头接耳，脸上显得有点犹犹疑疑，便凑近一听，原来纠结着去与不去。这也难怪，他们中有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颇为丰富的单位主要领导，也有资深的理论工作者，对这篇著名文献从上大学起不知道学过了多少遍了，有的还给本单位党委中心组理



□ 顾伯冲

论学习做过多次辅导。

“既然是第一次选修课，大家还是去听听吧。”一位年龄稍长的同学打破了此时的沉默，我也便自然地加入走向礼堂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下课了，在返回的路上，两旁整齐的路灯为行人撑起一片光明，几位同学兴致正浓，边走边聊：好久没有听到这么过瘾的课了；以前对“新民主主义”阶段从“革命”的维度理解得多，现在可算了解它的“前世今生”了，也加深了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解；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老师，还真不是一般。那刻，月光如秋水如天，掩映在绿树丛中的路灯光线显得十分柔和，眼前的校园很美，但我突然发现理论更美。

刚进党校门，大家从繁重的工作岗位来到这教学设施齐全的环境里，都有种时光倒流之感，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然而时间一长，更有“回炉”的意蕴，回到了思想的熔炉。不是吗，校园内那巍峨的礼堂、宽敞的报告厅，还有那星罗棋布的教室和讨论室，犹如一座座高高架起的熔炉；老师们一次次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讲学，有关领导和专家一场场格局宏大、素材鲜活

的报告，以及触及灵魂的党性历练，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而我们原有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带来的问题，犹如一块块粗糙的金属，在炉子里经受淬炼。

为了让学员们炼出坚定理想信念的钢、炼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之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特别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历练大家，并且炼法自有独到之处。以帮助深刻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来龙去脉及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中心，在纵向上，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的晚年著作，到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的观，进行了系统化的演进式辅导；在横向上，定期邀请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领导、著名的专家学者，结合当前形势任务和热点焦点问题，就百年党史、“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中美贸易、如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代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等，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点上，直奔主题，释疑解惑。

在这一纵一横的交汇点上，我

们一次次感受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不断掌握了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也逐渐尝到了古人那种“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味道。

（二）

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位同学在综合楼前草坪广场的镂空连廊里散步，微风吹拂下的小草来回晃动，好像为欢迎我们的到来而翩翩起舞。走着走着，迎面走来一位也挂着杏红色学员牌的年轻人向同行的老周热情地打招呼，而他却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竟不知道他是谁。为了打破尴尬局面，还是那位年轻人先作了自我介绍，原来是在这里学习的老周的部属。

党校遇同事，不失为生活中的一喜吧。于是，年轻人加入了我们的散步队伍，彼此间的话也自然多了起来，可谓其乐融融。途中，老周慢悠悠说道：难怪看着你有点面熟，以前在单位里碰到时你为何不吱声儿啊？年轻人笑了笑回答道：你是我们的“头儿”，借我十个胆儿

也不敢啊！老周顿时无语。此时，不知谁抑扬顿挫地说：来这里就不一样了喽！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大家都是党校人。

顿时，大家会意地哈哈大笑，笑声是那么爽朗，那么自然。

散步，在中央党校院内似乎成了一道道流动的风景，学员们餐后不约而同地结伴而行、三五成群，其中有省部级班的，也有厅局级班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班次的，在众多的陌生面孔前，大家没有了等级意识，总觉得彼此似曾相识，不论相逢在何处，总忘不了面带和善的微笑。

党校学员散步还有一个特点，步伴基本上是不固定的，大家随便组合，聊天话题也是随遇而言。有个星期天上午，在撒满阳光的六合亭里，我看到几位其他班里的同学在讨论什么，你一句，我一言，好不热闹。走近一听，他们在讲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以及在福建、在浙江的故事。从他们略带乡音的口音中，听得出分明是陕西、福建和浙江的当地人。他们互动的故事，可能是从当初故事里的主人公口口相传出来的，但讲得十分认真，好似亲身经历。

我听着听着，被故事里的精彩

情节所深深地吸引，竟然忘记了与一位朋友有约。故事是从他们心田里流出来的，自豪感灿烂地挂在他们的脸上。

（三）

来党校之前，我在行李箱里特地放了两副扑克牌，准备利用休息日与同学们娱乐娱乐，一来打发被封闭的时光，二来缩短同学之间的距离。谁知，快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两副扑克至今没有拆封。这倒并非自己把这一点“小爱好”戒掉了，而是被党校那股浓郁学习研究的氛围吸引了、融化了。

党校特别注重理论武装，老师们为了用理论打动学员，他们首先让理论亲近自己。任课老师不仅讲得生动形象，而且融情于理，理中含情。在这种以情感沟通的理性交流、以理性思维驾驭的情感流动中，当一个观点震惊到自己的时候，当突然理解一句话含义的时候，当金句在脑海里回味的时候，那些妙语与妙想，真的可以让人豁然开朗。

从严谨理性的课堂学习到丰富多彩的党性修炼，从受益匪浅的领导讲座到广开言路的主题研讨，党校浓郁的学习研讨氛围，让我们渐入佳境，思维更加理性，视野更加宽阔，就连日常聊天的语言也变了。记得开学第二天，支部组织同学见面会，大家讲的是“行业方言”，现在哲言哲语信口拈来，并且言之有物，含金量还挺高。在几次与老师的双向交流时，同学们提炼出很多理论与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让老师颇为感叹。

记得过去上小学时，老师就是长辈，而现在我们成了有的老师的长辈；我们尊重老师身上透射出的知识的灵气，而老师们看重的是我们从实践中带来的地气。在这别样互动、碰撞和启发中，一拨拨学员带着问题来，围着问题学，想着问题走，瞄着问题干，一次次完成了“实事求是”的内在闭环。